

● 中国画家墨迹品赏

吴昌硕

2

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 2 号

中国画名家墨迹品赏

吴昌硕·2

责任编辑 王肇达 李介一

装帧设计 聿文 秉坤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·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9×1194 1/16 印张: 1

印数: 0,001—5,000

ISBN 7-5340-0834-4/J·729

定价: 14.00 元

ISBN 7-5340-0834-6



9 787534 008344 >

ISBN 7-5340-0834-4/J·729 定价: 14.00 元

墨池点破秋冥冥 苦铁画气不画形

○ 朱颖人

论昌硕先生之画，当以气为先。他曾说：「墨池点破秋冥冥，苦铁画气不画形。」又说：「作画要凭一股气。」所谓形与气，形者外在之状，气者内蕴之质。对于外露之状章犛皆知，而于内蕴之气质，则需从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层面上去思考、去理解。

中国传统画论中的「六法」之头两条即为：「气韵生动」、「骨法用笔」。两者从理论上讲可以单独论述，而在实践中则紧密联系着。气韵可以诱导骨法，骨法应该体现气韵；气韵是统领全局的，而骨法用笔则是局部的、具体的，它只有在全局的统领之下才具有美学意义。古人曾认为「气韵生动」是属于先天的、生而知之的，而骨法用笔则是后天的，是人们通过勤学苦练可以获得的。这种看法，把两者割裂开来了，而把「气韵生动」推到了玄乎其玄的地步。我们认为气韵与骨法是关联着的，气韵应该统领全局而贯穿于每一步，骨法是在局部的展示中统摄于全局之内，两者在相互拓展与依存中让人们获得美的感受。昌硕先生所说的「画气不画形」，其实质是以形写神，而「写神」也得通过笔墨。以下则想通过昌硕先生的笔墨艺术来简析其「画气」之道。

昌硕先生早年以篆刻、书法成名，中岁兼工绘画。其篆刻得力于秦汉印文和封泥，在方寸之内研究阴阳摩荡、气机畅通之理，以大气雄浑、朴茂苍古之风列于西泠印社诸家之首。其书法则得力于金文、石鼓、圆笔中锋，以折钗股、屋漏痕遗意，呈欲纵故敛之势，结体大多呈斜势开张，与绘画形式成统一基调，冲击力强，显现其独有的雄强、浑厚风貌。

昌硕先生自认为他的绘画是「真以书法演画法」，平生得力之处能以书法之笔作画」。他非常看重以书法演画法，视书笔即画笔。他的书法整体感极强，下一个字紧咬上一个字，气势连贯、结构紧密，规正中包藏着变化，落笔、收笔、藏锋、露锋，处处着意，常以一折三折化解笔线的刻板与类同。组合笔线的粗细、疏密、聚散非常得体，使书法中的刚健婀娜

娜之美与浑朴古拙之气浑然一体。假如我们进一步去赏析他笔法中的点画，更觉妙理无穷。先生一点一画，无不含一波三折笔意，一点之内有「高山坠石」之重，「笔画去人有「千里阵云」之势。此中举重若轻，悬崖勒马，于迅疾中稳如泰山，其情理在。按一提，牵丝贯穿，疏密相间，虚实相生，皆能极尽其妙。由于昌硕先生的书法功底得以充分发挥，故其所画物象，均不以形似为准则，而以气势为先导，无论所画藤萝、草木，均以画气为先，完全体现「以书法演画笔」的意思。所画紫藤或梅花皆以草书、篆笔写之，故有昌硕先生之梅谓「藤梅一」说，以藤、以梅、以书融为一体，成为他的画法与画风，舍此也许将失去昌硕先生的绘画光彩。

其次，昌硕先生的「画气」之道，也通过对书法形式美的充分运用而体现出来。书法艺术的一个突出方面是其疏密变化，在绘画中充分运用书法艺术的这种特点，就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美。但书法的字体中的疏密，由于笔画多少不同，只是自然形成的疏密现象。这种自成形的疏密现象还不能算是艺术形象，只有当这种字体笔画的疏密现象与书法笔法的技术处理，例如提、按、顿、挫等相结合，才能既顺应自成的疏密，又形成了艺术的形象。这种作用用于人们的视觉观感，就形成了美的书律。这种书律感，从某种角度上讲可作为书法墨法的一种表现形式。昌硕先生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一点，同时融汇传统文化之精髓，从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的笔墨，在中国书画上创造出一种风姿。

再说先生的破墨法，这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去剖析，例如他画墨叶，趁其未干之时，常以浓墨勾叶脉，在淡墨叶上渗化开来，使其既有融合之感，又见脉络分明，增加了叶片的厚重与浑朴感，这是以浓破淡；另，一是将清水作用于笔头上，用蘸过墨或色的笔去蘸淡色或清水，使笔上的墨色起着相互渗化的作用，这是笔头上的以淡破浓，反之则是以浓破淡。昌硕先生善于将纸上与笔上的破墨法结合起来运用，以求复杂多变。这种破墨法在昌硕先生的画上随处可见，大的荷叶上有，细的三叶上有，哪怕是在梅花、水仙的花瓣上都充分发挥着它的艺术效果，这效果就是要求适合「淡而不薄，厚而不浊」的审美要求。在笔线上能获得枯湿多变而又统一的韵律美。这种美，让人感觉到昌硕先生追求气势的本领及其价值。

潘天寿先生评价吴昌硕的绘画时提到：「实在昌硕先生不论诗、书、治印等等都以气势为主」。气与势都须凭借笔与墨的可视形象来完成，故历来有书画相通，画笔能过书笔来原由。齐白石老人曾说：「余见缶庐六十岁前后画花卉，追上海任氏（伯年），得名后参赵氏（之谦）法，而用心过之，故开笔机，气势弥盛，横涂竖抹，神鬼莫测之，于是天下叹服矣！」我在这里浅谈笔墨数语以应编者，并愿与大家商榷。

三年與子無交頗具懷柔量與來
紙未貼觀者咲酒與花同釀法疑此
池放能事不能名無乃游尤謬吾謂
相吾謂筆有靈筆皆時狀波敏
五臟會當聚精神一留梅花帳
直供養
大龍書



氣益粗吐白若
聖德氣奪天
物有天地皆殊
舞殿臺下清氣
作名路煙雲





张氏老圃
丁巳年



丁巳年

畫師大國畫家十二月



老白渡口潮渾，踏浪招向梅葉魂，雪

壓一林天，曾月常

醒三夜愁挂却臨池

惜無年少月，穿至定有姮娥終長
我所思兮，酌清醕，普騰一盞眠落痕

古鐵來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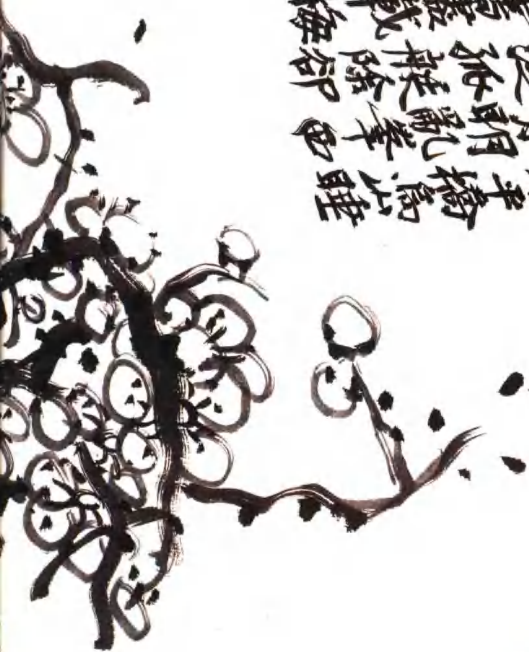


梅竹
丁巳年
丁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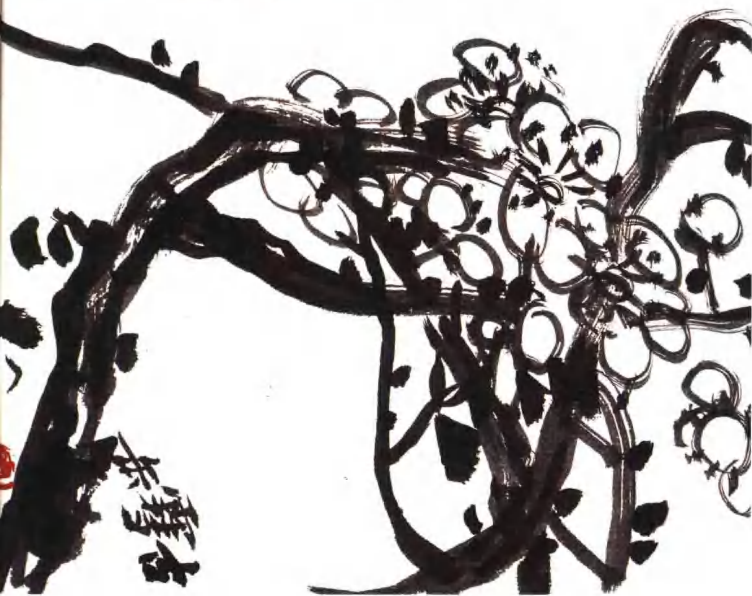


梅窗水平橋高睡
初醒月朗亂筆西
有客泛孤艇除卻
數卷書盡載梅
花新
香齋
印



古香
老若
印







危亭勢揖一頑石默不語
作雨波上鶴梳翎寒煙白
瓊榔先生雲垂眼求指點

